·研究生教育·

辩论式教学在研究生针灸经典课程中的探索与实践

张潮　王静　虎力
上海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针推文献教研室,上海　201203
通信作者:王静,Email:acumox.gejia@gmail.com

【摘要】 针对目前中医经典教学中难学、难教、难用的问题,本研究介绍了辩论式教学在研究生针灸经典课程中的设计和应用实例。从可行性上看,辩论式教学可调动学生的学习自主性,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考能力;从实践来看,通过辩论,学生从正反两方面分析针灸经典的观点,拓展了中医理论的广度和深度,提高了经典应用于临床的灵活性。学生的反馈显示,辩论式教学确有增强学习兴趣、提高自主学习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等方面的优势。本研究还将辩论式教学和讨论式PBL教学进行比较,认为前者擅长将一个复杂问题进行深入探究,而后者则有利于实现基于真实场景的多个学习目标。

【关键词】 中医经典教学;　辩论式教学;　批判性思维;　以问题为基础的学习
【中图分类号】 R-05
基金项目:上海市哲社规划课题“传统中医人体图像的承传变迁研究”(2021BLS009);上海中医药大学“高水平大学学术共同体”问题导向学习PBL理论与实践研究团队(2021SHUTCMTD14);上海中医药大学杏林传承型人才培养计划;上海中医药大学名师研究工程
DOI: 10.3760/cma.j.cn116021-20210611-01475

利益冲突　所有作者声明无利益冲突
作者贡献声明　朱敬丽:研究设计、论文撰写;刘梦莹、高兵、乐欢、郑听雨:资料收集、论文撰写;陆慧:论文修改、质量控制

参考文献

[1] 教育部, 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J].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 2020(34): 72-76.
[2] 段志光, 王彤, 李晓松, 等. 大健康背景下我国公共卫生人才培养的政策研究[J]. 中国工程科学, 2019, 21(2): 61-68.
[3] 胡志斌, 顾爱华, 王建明, 等. 新形势下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发展的新机遇[J]. 中华疾病控制杂志, 2018, 22(3): 215-216. DOI: 10.16462/j.cnki.zhjbkz.2018.03.001.
[4] 孔畅, 翟庆峰. 公共卫生硕士专业学位培养模式案例分析: 以英国两所高校为例[J]. 中国医学教育技术, 2019, 33(3): 291-294. DOI: 10.13566/j.cnki.cmet.cn61-1317/g4.201903009.
[5] 金辉, 沈孝兵, 梁戈玉, 等. 美国公共卫生教育的学位与课程体系透视[J]. 中华医学教育杂志, 2019, 39(9): 716-720. DOI: 10.3760/cma.j.issn.1673-677X.2019.09.016.
[6] 罗惠文, 殷嘉珺, 庄建辉. 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基于战略的科研管理机制及其启示[J]. 中华医学科研管理杂志, 2021, 34(4): 246-251. DOI: 10.3760/cma.j.cn113565-20210323-00053.
[7] 秦永杰, 赵坤, 何勇涛, 等.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全日制公共卫生硕士培养模式探析[J]. 中国社会医学杂志, 2015, 32(1): 18-20. DOI: 10.3969/j.issn.1673-5625.2015.01.007.
[8] 李小兵, 徐迪雄. 浅析中国公共卫生硕士培养体系的发展之路[J].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2012, 33(10): 1276-1277. DOI: 10.3969/j.issn.1673-4130.2012.10.067.
[9] 张晓玲, 屈伟, 马骁. 中国与美国公共卫生硕士课程体系比较研究[J]. 中国卫生事业管理, 2016, 33(2): 133-136.
[10] 孙长青, 王恪辉, 陈加军, 等. 美国公共卫生硕士双学位研究生培养特征及其启示[J]. 中国卫生事业管理, 2012, 29(5): 379-382. DOI: 10.3969/j.issn.1004-4663.2012.05.020.
[11] 贾金忠, 王楠, 崔爽, 等. 全日制公共卫生硕士培养体系的构建与实践[J]. 中华医学教育探索杂志, 2015(3): 228-231. DOI: 10.3760/cma.j.issn.2095-1485.2015.03.004.
[12] 王艳红. 以需求为导向的教学在非全日制公共卫生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学中的应用[J]. 中华医学教育杂志, 2021, 41(10): 909-913. DOI: 10.3760/cma.j.cn115259-20210301-00271.

(收稿日期:2021-11-10)
(本文编辑:唐宗顺)

The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debate teaching in the postgraduate course of acupuncture classics

Zhang Chao, Wang Jing, Hu Li

Teaching and Research Section of Acupuncture-Moxibustion Literature, School of Acupuncture-Moxibustion,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hanghai 201203,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Wang Jing, Email: acumox.gejia@gmail.com

【Abstract】 For the issues of difficulty in teaching, learning and practicing in current teaching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classics,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design and application of debate teaching in the postgraduate course of acupuncture-moxibustion classics. From the viewpoint of feasibility, debate teaching can help students develop their learning autonomy as well as the ability of critical thinking. From the viewpoint of practice, debate teaching allows students to analyze the pros and cons of viewpoints of acupuncture-moxibustion classics, thus to expand the breadth and depth of TCM theory, and improve the flexibility of classics application in clinic. Students' feedback shows that debate teaching has definite advantages in improving learning interest and developing the ability of self-learning as well as teamwork. This paper also compares debate teaching with discussion-based PBL teaching, and believes that the former is good at exploring a complex problem in depth, while the latter is conducive to achieving multiple learning goals based on real scenes.

【Key words】 Teaching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lassics; Debate teaching; Critical thinking; Problem-based learning

Fund program: Shanghai Philosophy and Social Planning Project "Research on the Inheritance and Change of Human Body Image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2021BLS009); "High-level University Academic Community" PBL Theory and Practice Research Team of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2021SHUTCMTD14); Xinglin Inheritance Talent Training Program of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amous Teacher Research Project of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DOI: 10.3760/cma.j.cn116021-20210611-01475

中医经典是指以《黄帝内经》《难经》为代表的重要中医学典籍。在中医人才培养过程中，中医经典在奠定中医基础、完善中医知识体系、锻炼中医思维等环节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有学者对《名老中医之路》中97名近现代著名中医的成才之路进行了研究，发现强调经典著作的学习者有87人，约占89.7%[1]。

与重视中医经典学习形成反差的是，当前大学生对中医经典的实际掌握程度不尽如人意。学习兴趣不足，将中医经典用于临床的能力不足成为经典学习的主要问题[2]。中医经典教学需要积极探索有效的教学方法，有针对性地解决中医经典难学、难教、难用的问题。这是中医高等教育非常值得重视也亟待研究的课题。

对于这一课题，近年来国内同行已有不少有益的探索，比如推行课程考核体系的改革[3]，“读经典，做临床”[4]，中医经典工作坊[5]，“以问题为基础的学习”（problem-based learning，PBL）[6-7]等。这些改革与实践在帮助学生提高经典的学习兴趣、加强自主学习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上海中医药大学在针灸经典课程中开展了辩论式教学。通过实践，认为这一教学法在透彻理解经典内涵、构建中医思维、培养批判性思维等方面有较大优势，介绍如下。

1　针灸经典课程开展辩论式教学的可行性

1.1　问题的提出

上海中医药大学针灸专业的经典课程模块包含两大部分：对本科生开设的“针灸医经选读”（《内经》《难经》原文选读，42学时）和“针灸各家著作”（魏晋至民国针灸医著选读，28学时），以及对研究生开设的“针灸原著选读”（40学时）。相对于本科针灸经典课程，研究生“针灸原著选读”是经典系列课程的提高课，教学资料覆盖本科的全部针灸医籍；但重点为针灸学的各类专题，如经络、腧穴、补

泻、刺法、针灸治则等。本文所探讨的教学实践即在研究生“针灸原著选读”课程中展开。

针灸专业经典课程的部分教学重点和难点均本于学术观点之争。这些争论包括《内经》《难经》自身所含的观点之争，比如《灵枢·小针解》和《素问·针解》对《灵枢·九针十二原》“徐而疾则实、疾而徐则虚”的不同解释，《灵枢》和《难经》对十五络脉和冲脉循行路线的不同阐述等；也包括历代各家著作与《内经》《难经》或其他医著的观点之争，比如“命门”“三焦”的概念，“是动”“所生病”的内涵等；还包括古今的观点之争，如“得气”的判定及其临床意义等。研究生针灸经典的专题教学围绕某一主题展开并聚集于争论，所以教学就不可能仅仅局限于解决“是什么”，而是必须占用较长课时梳理各方观点、厘清历史源流，以说明“为什么”的过程。

通常采用的传统讲授法，学生参与程度较低，思考的积极性未被充分释放，只重视结论而忽略过程，而这“过程”恰恰是理解理论内涵、拓展知识思路、培养批判性思维的关键。研究者也曾尝试讨论式PBL，提高了学生的参与度，但讨论过程中对核心问题不够聚焦，仍无法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如何根据研究生课程的内容和特点，促进学生主动学习，提高学生的投入程度，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考能力，使教学能更好地服务于学生能力的成长，这是我们对教学的反思与追求，也是探索辩论式教学的起因。

1.2 辩论式教学有助于实现针灸经典课程的学习目标

辩论式教学可溯源至古代中国和古代希腊。经过中世纪大学的传承[8]，以及近现代学者对教育和学习理论的发展与实践，辩论式教学已经成为一种可以调动学生学习自主性，促进学生产生探究愿望并积极参与教学，有助于提高课堂教学有效性的教学方法[9]。在组织形式上，辩论式教学设计具有正反两种立场的辩题，交由学生开展辩论；通过辩论，说服听众甚至对方接受本方立场。

中医经典理论假托黄帝和岐伯等人的讨论而逐渐展开，反映了中医经典的开放立场。但在现代针灸学教材等学术材料的影响下，学生常不假思索而先入为主地支持某一通行观点，常不能全面考虑观点产生的学术背景和时代背景。批判性思维是本着求真、公正、理性和开放的原则，而形成的一种评估、比较、分析、批判和综合信息的能力[10]。对需要锻炼批判性思维的学生来说，经典理论中不同观点的碰撞为学生提供了质疑的对象和锻炼评估、分析、决策能力的机会，有助于改变被动僵化地接受“权威”的思维定式。此外，辩论需要查阅文献、分析并综合所得信息、提炼观点、寻找证据。这一自主学习的过程是学生透彻理解针灸经典理论、拓展理论广度和深度的过程，也是批判性思维的培养过程。据此，从研究生针灸经典课程知识建构、思维能力训练和自主学习能力等学习目标来看，辩论式教学显然是值得尝试的。

2 辩论式教学的实施

辩论参考国际大专辩论赛程序组织开展，并增加若干环节以强化辩论的教学作用，包括导学、辩论准备（有教师指导）、辩论结束时听众提问和教师点评，辩论选手的反思和回顾等。

辩题是辩论式教学顺利开展的关键。教师根据教学要求及专题设置，结合近年来学术界的热点问题，拟定辩题，覆盖针灸学基础理论、经络腧穴、刺法灸法及针灸治疗等各个板块，如“古典文献是否有助于经络实质的研究”“得气是否为针刺疗效的基础”“预防保健灸有无预防作用”等。

3 辩论实例

在2018级研究生针灸原著选读课程中，开展了主题为“得气是否为针刺疗效的基础”的辩论。

3.1 辩题分析

本辩题中，正方的论点是“得气是针刺疗效的基础”，反方的论点是“得气不是针刺疗效的基础”。

3.2 正反双方的主要论点和论据

正方认为：得气概念包括气至、针感，其判定包括患者的感觉、医者的体验和穴位处出现的红晕等现象，得气还包括针刺后应该达到的标准。辩论中，正方广泛引用《黄帝内经》《难经》《标幽赋》《针灸大成》等条文作为论据，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强调得气对于临床治疗的重要性，以此论证得气是针刺取效的基础。

反方则提出得气的概念至今无统一标准，气至的概念包含得气，而针感的概念与气至和得气均有

交叠之处。尽管一般认为得气是针刺起效的前提，但是有现代研究结果否认得气与针刺疗效的相关性，而临床腹针、腕踝针与浮针等操作也不要求通常意义上的针感。同时，若得气是针刺疗效的基础，则无法解释得气后无效或不得气也有效的情况。因此，得气并不是针刺疗效的基础。

反方还提出：作为针灸学研究生，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就相信得气是针刺疗效的基础，就等于放弃了针刺的其他方式和意义，这不利于对针刺原理的探究。所以无论是临床研究还是基础研究，都必须拓展至得气之外的更大范围，而不是把一切疗效都归因于得气现象。只有这样，针刺疗法才能发展。

3.3　双方辩论要点与亮点

双方辩论的焦点主要有 3 个方面：得气是不是就是指针下的沉紧感？气至是否等同于得气？针刺疗效的基础应该是什么？围绕这 3 个问题，学生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和较为深入的思考。

本校《针灸原著选读》教学大纲要求学生“掌握得气的意义和有关原文”。本次辩论，无论是思考的深度还是阅读文献的广度都符合这一要求；学生在辩论过程中也运用了批判性思维的诸多要素。

4　学生反馈

课程结束后，研究者对 2017 级、2018 级两届开展过辩论式教学的研究生进行了教学效果的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 55 份，收回 45 份。

调查结果显示，关于辩论式教学在针灸原著选读课程的适用性，认为非常适合的学生占 42.22%（19 人），比较适合的占 51.11%（23 人），一般者占 6.67%（3 人）。

辩论式教学对学习的帮助程度，含非常有帮助、比较有帮助、一般、帮助不大、完全没有帮助，共 5 项，其中前 2 项的评价统计如表 1 所示。

对本课程教学总体教学效果的评价，含非常好、较好、一般、较差、非常差 5 项，其中认为非常好的占 73.33%（33 人）、较好的占 26.67%（12 人）。

从反馈的意见来看，大部分学生都认同辩论式教学，认为辩论式教学对增强学习兴趣、提高独立思考能力、自主学习能力、团队合作能力等有益，其中辩论式学习对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得到了最大的认可。

表 1　辩论式教学对学习的帮助程度[n(%)]

名称	非常有帮助	比较有帮助
批判性思维能力	31(68.89)	14(31.11)
自主学习能力	28(62.22)	17(37.78)
激发新思路、新观点	21(46.67)	24(53.33)
团队合作精神	26(57.78)	18(40.00)
独立分析、梳理和聚焦问题的能力	22(48.89)	22(48.89)
资料检索、整理和归纳能力	26(57.78)	17(37.78)
逻辑思维能力	26(57.78)	17(37.78)
语言表达能力	20(44.44)	23(51.11)
学习兴趣	22(48.89)	20(44.44)

5　结语

5.1　辩论式教学在针灸经典课程中的作用

辩论式教学是一种古老的教学形式，古希腊思想家苏格拉底认为，发现真理的最好办法就是通过对立意见的冲突揭露思维中的矛盾[9]。该法利于学生形成善于发现问题的意识与倾向，这种意识活动和思维倾向尽管不会直接提高知识水平，但却会帮助人们洞察谬误，否定权威，从而求得真理。辩论所包含的逻辑、科学和批判精神，对学生批判性思维和理性精神的培育无疑具有积极作用。有学生说：“辩论的结果不是双方谁说服谁，而是引发我们的思考。对于古籍阅读，我们要‘求真文，明真义’。经典流传至今可能会有讹误，阅读的时候要善于思考，并结合实践，不迷信条文。另外对古籍中的内容，要结合历史背景等理解深透，体会书中医学思想，以指导现代临床。”还有学生评论：“本次教学让我重新看待了文献，明白古人也是人，写的东西有一定局限性，我们要客观看待，发扬好的一面，正确理解文献。”

“传承精华，守正创新”，这是大众对中医的要求。真理越辩越明，如果不能质疑经典，认为经典就是精华，那创新就无从谈起，教与学也将因此失去活力。如上文实例中的辩题“得气是针刺疗效的基础”，这一观点被广泛认同。但此观点到底是来源于中医经典《黄帝内经灵枢》，还是后人的误解？若是后人的误解，那其原意是什么？若来源于经典，它对当代的临床有何意义，未来可以有哪些发展？这些讨论在辩论中渐次展开，不仅有利于教学活动和经典理论的临床实践，更能培养批判性思维，为守正创新打下良好的基础。

5.2 辩论式教学与讨论式PBL的比较

讨论式PBL在本校开展较多;辩论式教学也是一种基于问题的教学。根据研究者的实践经验[11]并参考有关文献[12],两者的教学过程比较如下。讨论式PBL:分析问题(issue)→整理已有知识→列出已有知识→发现未知知识→凝练目标并进行自主学习→探讨进一步学习的目标→呈现并发布学习成果。辩论式教学:分析议题(question)→整理已有知识→列出已有知识→发现本方的逻辑缺陷→凝练目标并进行自主学习→构建辩论路线→分角色辩论。

可见,讨论式PBL更注重还原真实的情境,梳理系列问题作为进一步学习的目标,可达成知识性、技能性、情感性等多方面的学习目标。辩论式教学则更为聚焦,它是就一个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和探讨,通过团队协作,以缜密的逻辑、令人信服的证据,展现本方的立场。对于一个复杂的、长期以来富有争议的问题来说,辩论式教学显然能更好地达成教学目标;而此过程中所采用的学习方法和策略,也更有利于批判性思维的培养。

5.3 辩论式教学的改进设想

研究生针灸经典教学以专题为主,其特点在于更注重中医思维方式以及经典理论联系临床实际的迁移能力的培养[13]。同时,研究生针灸文献及针灸理论基础较好,并有良好的表达能力,他们的知识储备和能力可以保证针灸原著选读辩论式教学的顺利开展。

辩论式教学的教学实践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但是目前还有几点需要改进。一是由于人数、课时等客观条件的限制,每位学生只能参加某个专题的辩论,其他专题均为旁听。作为旁听者,学生的参与程度各不相同,但其投入均无法和辩手相提并论。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有更合理的考核或激励方式。二是缺少对教学效果进行客观而系统的评价。因学校的课程设置、选修对象和开课方式等原因,使辩论式教学的效果较难被对照考察。目前的分析均依赖于学生的个人感受,尽管这些调查均在课程评分结束后师生无利益关系的背景下进行,但还是无法剔除主观因素的影响。若能引入针对性较强的教学评价工具,并在较长时间的教学实践之后进行回顾性评价,则可提升教学评价的客观性和系统性。

利益冲突 所有作者声明无利益冲突

作者贡献声明 张潮:提出论文构思、撰写论文;王静:总体把关、审订论文;虎力:审订论文

参考文献

[1] 李如辉. 应重视中医经典著作的学习[J]. 中医文献杂志, 2008, 26(1): 26-27. DOI: 10.3969/j.issn.1006-4737.2008.01.011.

[2] 刘铁钢, 白辰, 于河, 等. 中医经典课程学习现状调查分析[J]. 中医教育, 2020, 39(4): 50-52. DOI: 10.3969/j.issn.1003-305X.2020.04.412.

[3] 谷峰, 朱辉, 张丽艳, 等. 突出专业能力培养的中医经典课考核体系改革研究与实践[J]. 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 2019, 17(8): 125-127. DOI: 10.3969/j.issn.1672-2779.2019.08.052.

[4] 刘签兴, 路志正. 从"读经典,跟名师,做临床"谈中医传承与创新的理性回归[J].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19, 34(5): 2230-2232.

[5] 张皞珺. 中医经典工作坊教学模式的构建与实践策略[J]. 光明中医, 2019, 34(2): 327-330. DOI: 10.3969/j.issn.1003-8914.2019.02.062.

[6] 郑秀丽. 以问题为中心的温病学教学改革之"问题设计"初探[J]. 亚太传统医药, 2018, 14(11): 206-207. DOI: 10.11954/ytctyy.201811079.

[7] 倪祥惠. 在《黄帝内经》教学中应用PBL教学法的思考[J]. 贵阳中医学院学报, 2015, 37(6): 91-92. DOI: 10.3969/j.issn.1002-1108.2015.06.026.

[8] 刘伟. 中世纪大学的辩论式教学及其历史影响[J]. 教学研究, 2018, 41(2): 32-35. DOI: 10.3969/j.issn.1005-4634.2018.02.007.

[9] 刘文光. 辩论式教学溯源及特点探析[J]. 遵义师范学院学报, 2018, 20(1): 125-129. DOI: 10.3969/j.issn.1009-3583.2018.01.029.

[10] 董毓. 批判性思维原理和方法: 走向新的认知和实践[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 1-5.

[11] 虎力, 徐平. 中医经典类课程PBL教案编写的实践与思考[J]. 中医教育, 2016, 35(2): 39-41. DOI: 10.3969/j.issn.1003-305X.2016.02.475.

[12] Merida D, Baratas I, Arrue M. Guided University Debate (GUD): a new promising teaching and learning strategy for undergraduate nursing students [J]. Nurse Educ Today, 2016 (45): 69-71. DOI: 10.1016/j.nedt.2016.06.014.

[13] 胡康丽, 李花, 刘旺华. 对硕士研究生阶段《黄帝内经》教学的思考[J]. 湖南中医杂志, 2018, 34(6): 128-129. DOI: 10.16808/j.cnki.issn1003-7705.2018.06.064.

(收稿日期:2021-06-11)

(本文编辑:唐宗顺)